午后的阳光透过勘家大院餐厅的窗户，变得柔和而温暖。空气中弥漫着尘埃和旧木头的味道，一片宁静。然而，这片宁静很快被一阵细碎的“咔嚓”声打破。

跳鼠盘腿坐在柔软的地毯上，那条蓬松柔软尾巴在身后满足地小幅度快速摇晃，像一团毛茸茸的云，蓬松的尖端不时轻拍地面，发出窸窣声响。他嘴里叼着一根巧克力棒，眯着眼，脸颊一鼓一鼓，像只偷吃到坚果的小松鼠，满脸都是幸福的餍足。也难怪他这么偷偷摸摸，最近初始觉得他糖分摄入超标，明令禁止了他吃零食。

“跳鼠。”

一个低沉带着笑意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破了宁静。

跳鼠吓得一个激灵，耳朵“唰”地竖得笔直，警惕地转向声音来源。看到倚在门框上的公路骑士时，他才松了口气，耳朵软软地趴回发间，抱怨道：“公骑哥！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大哥来了！”

公路骑士迈着长腿走近，高大的身影笼罩住坐在地上的小盗贼。他的目光落在跳鼠沾着些许巧克力渍的嘴角，和那根被啃了一半的巧克力棒上，眼神暗了暗。“偷吃？”他声音带着磁性的沙哑，像是在挠人心尖。

跳鼠用力点头，蓬松的耳朵随着动作轻颤，献宝似的说：“超——好吃！公骑哥你要不要也来一口？我分你……”他话没说完，公路骑士已经单膝跪在他面前，双手撑在他身侧的柜子上，形成了一个将他完全困住的狭小空间。

“我想尝尝你的。”公路骑士勾起一边嘴角，笑容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挑逗。他俯下身，在跳鼠惊讶的目光中，直接张嘴咬上了巧克力棒的另一端。

两人的脸瞬间靠得极近，鼻尖几乎相触，呼吸交融。跳鼠能清晰地看见公路骑士深邃眼眸中自己小小的倒影，以及那里面翻涌着的、熟悉的、带着强烈占有欲的暗光。

然后，他看见跳鼠的瞳孔猛地收缩。

下一秒，让公路骑士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——跳鼠突然像只被踩了尾巴的护食仓鼠，猛地加快了速度，“咔嚓咔嚓”疯狂地往自己嘴里塞着剩下的巧克力棒！那速度快得出现了残影，腮帮子鼓得像两个小气球，耳朵因为紧张而紧紧贴在头发上，那条尾巴更是“嘭”地一下炸了毛，直愣愣地竖在身后！

公路骑士完全愣住了，嘴里的那一小块巧克力甚至还没来得及咽下。他眼睁睁看着跳鼠迅速消灭了整根巧克力棒，最后一口甚至因为太急切，差点咬到他还停留在原地的指尖。

“呃……”公路骑士一时语塞，大脑有点处理不了这突如其来的转折，“跳鼠，你……”

跳鼠努力吞咽着嘴里过量的巧克力，被噎得有点翻白眼，含糊不清地解释：“公、公骑哥你太慢了！巧克力要化了！得快点吃掉！”

就在这尴尬又好笑的时刻，厨房外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，以及初始沉稳的嗓音：“跳鼠？你在厨房吗？”

跳鼠瞬间僵住，嘴里的巧克力都忘了嚼，眼睛惊恐地瞪圆，耳朵僵直地贴在头上，炸毛的尾巴更是僵成一团。他求助般地看向近在咫尺的公路骑士，用气音无声地哀求，眼里漫上水光：“公骑哥……别、别告诉大哥……”

公路骑士看着怀里被吓到的小家伙，眼底闪过一丝混合着无奈和恶劣的趣味。他非但没有退开，反而凑得更近，几乎是贴着跳鼠敏感抖动的耳廓，用气音低语，温热的气息尽数喷洒上去：“哦……不让告状啊……” 他的手自然滑到跳鼠身后，隔着薄薄的布料，不轻不重地揉捏了一下那圆润挺翘的臀瓣，力道恰到好处地留下暗示性的触感。

跳鼠浑身一颤，发出一声被压抑的、短促的呜咽，耳尖瞬间红得滴血，像熟透的莓果。

“那我有什么好处呢？”公路骑士的手开始不老实，另一只手也从柜面收回，指尖带着灼人的温度，隔着衣物精准地找到了胸前那微微凸起的点，指尖不轻不重地一捻，那带着惩戒意味的力道，让跳鼠猛地一个激灵，口中泄出一声短促的呜咽。像只被捏住了后颈皮的猫儿，身体本能地向后缩去，想要逃离那恼人的作弄，脊背紧紧抵住坚硬的柜台，退路却早已被彻底封死。

感受到怀中身体的瑟缩与闪躲，公路骑士喉咙里滚出一声低沉的哼笑。他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得寸进尺地俯低头，干燥的唇若有似无地擦过跳鼠早已泛红的脖颈，如同最轻柔的羽毛反复拨弄，留下大片令人难耐的细密痒意，一路蔓延至耳后。

“初始要是知道你偷吃，”他的唇几乎贴着跳鼠的耳垂开合，灼热的呼吸与压低的威胁一同钻入，“那你之后可就更长一段时间，连糖渣都碰不到了哦？”

跳鼠被前后夹击般的抚摸弄得腿软腰酥，又被门外的潜在危险吓得够呛，声音带着细碎的哭腔，尾巴无意识地缠上了公路骑士的小腿寻求依靠：“公骑哥……求你了……别……”

“哎呀，宝贝，你说怎么办呢？”公路骑士低笑着，用鼻尖蹭着跳鼠滚烫的耳后，在脖颈敏感处流连，另一只手的动作愈发大胆，在他腰侧和胸前敏感处或轻或重地揉按挑逗，“我这张嘴，有时候可能……不太严实。”

初始的脚步声似乎在门口停顿了一下。这细微的声响让跳鼠紧张得几乎窒息，公路骑士却趁机加深了在他身上作乱的手劲，跳鼠猝不及防，从喉咙里溢出一声甜腻的、带着哭音的呻吟。

“嘘——”公路骑士立刻用嘴唇堵住他的声音，气息灼热地警告，眼神却带着戏谑的笑意，“小声点，宝贝，想把大哥引来，看看你现在这副……被欺负坏了的样子吗？”

危险暂时解除，但跳鼠却被公路骑士这番“威逼利诱”弄得毫无招架之力，整个人软成一滩春水化在对方怀里，眼含水光，脸颊绯红，只会小幅度地摇头，缠绕在公路骑士腿上的尾巴却收得更紧，暴露了他矛盾的心绪。

“想让我保密吗？”公路骑士的拇指摩挲着跳鼠红肿的下唇，声音低哑得如同最香醇的美酒，“想的话，就乖乖张开嘴。”

跳鼠被蛊惑了般，睫毛颤抖着，依言微微张开了还带着巧克力香气的唇。

公路骑士不再给他任何思考的机会，低头再次深深吻住了他。这一次，不再是浅尝辄止。他强势地撬开齿列，深入其中，不仅卷走了残留的巧克力碎屑，更贪婪地汲取着属于跳鼠的、青涩而甜美的气息。跳鼠起初还紧张地攥着公路骑士的衣襟，但在那高超的、带着不容拒绝意味的吻技和无处不在的、充满占有欲的抚摸下，渐渐迷失，只能发出细弱可怜的鼻音，笨拙地给予微弱的回应。

一吻终了，跳鼠彻底瘫软在公路骑士怀中，大口喘息，眼神迷离涣散，那对棕色的长耳朵完全耷拉下来，显得无辜又可怜，唯有尾巴依旧诚实地、紧紧地缠绕着公路骑士的腿。

公路骑士意犹未尽地舔去自己唇角沾染的、不知是巧克力还是跳鼠的甜津，看着身下人红肿水润的唇瓣和迷蒙的双眼，满意地低笑，声音是饱食餍足后的温柔：“宝贝，我们现在是共犯了哦。”

跳鼠把滚烫的脸埋进他结实的胸膛，感受着那胸腔传来的震动，极轻极轻地点了点头，缠绕着对方的尾巴尖，悄悄勾了勾。

空气中，巧克力的甜香与暧昧的气息交织，酝酿着只属于他们的、无法言说的秘密与亲昵。